

新
典
藏
XIN
DIAN
CANG

少年相客

SHAO NIAN XING KE XIANG
SHI WAI KE

六周年修订
典藏版

下

小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LTD.

内容简介

秦洛回归现代，成为林伽蓝，失去了记忆。知道真相的徐冽为了挽回伽蓝，百般设计，骗她走入结婚礼堂。千钧一发之际子默出现，阻止了婚礼。伽蓝恢复记忆后，一心只想回到亦寒身边。谁知到了古代才发现时光已匆匆过去五年，伊修大陆上早已沧海桑田，物事人非。自责没有保护好秦洛的亦寒成为风帝，誓要复仇。常年的战争更是让伊修大陆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神子秦洛的重新归来，将为这乱世画上长久的句号。她不要万里河山，称霸天下，只希望千帆过尽后，与所爱的人倦鸟归巢袖余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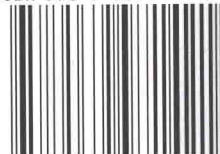


少年晋世客
SHI WAN HE

六周年修订
典藏版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小说

ISBN 978-7-5399-7142-1



9 787539 971421 >

定价：79.80元（全三册）



豆瓣一刻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第23章 挚爱

“林伽蓝！你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非要等到看不见了才这么好学……”

“看不见怎么了？看不见我还是知道，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还有……”我眼珠子一转，退开几步，“子默是傻的。”

子默哼了声，不理我，手上是书页翻动的声音。子默本身就喜欢看书，再加上理解和记忆能力超强，所以比起听MP3，我更愿意听他解说，既精辟，又不繁复啰唆。

“你不担心他吗？”子默忽然冒出一句，书页却没有停止翻动。

我跪坐在沙发上，沉静下来，良久才将手贴在冰冷的窗户上，低声问：“昨天我没有去伊修大陆，下雨了是吗？”

“嗯……”子默应了一声，“下了一夜的细雨。”

我抿了抿唇，专心地在玻璃上画着圈圈，有的大，有的小，指尖慢慢冰凉。

一双大手揉上了我的头发，使劲搓了搓，像是要搓去我的忧虑：“你呀！根本不用勉强自己对他冷血，就算真的还关心他，也不代表还爱他。这无关乎感情的背叛。”

“不要揉乱我的头发啊！”我拼命躲开他的魔掌，在沙发一角靠坐下来，叹息道，“子默，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爱着亦寒的，而且只爱亦寒。可是，心里清楚是一回事，身体和情绪的反应又是另一回事。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对徐冽的感觉，明明已经不爱了，体内却还残留着莫名的眷恋。就好像，林伽蓝这个身体的感情，根本就不受灵魂控制。”

“至少现在，我还没办法平静地面对他，然后云淡风轻地说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只能用冷漠和决然，来掩盖这个身体接触到他时的烦躁。”

“这也是正常的事。”子默想了下，接上我的话，“毕竟，你的灵魂已离开他三年多，还爱上了另一个人。而你的身体，却只和他分开了六个月。他的味道，他的宠爱，以及对他的迷恋，都还镌刻在林伽蓝的体内。”

我正待回答，屋外忽然传来哥哥急切的呼叫：“蓝蓝！蓝蓝……快开门！”

我听到子默快步走到玄关，打开门，发出了“啊”的一声惊呼。

“哥，怎么了？”我压下心头的烦躁问道。

“快！宇飞，帮忙去你的房间拿药箱过来。”哥哥急切地说，“蓝蓝，你也来帮忙。”

“我……”

哥哥没有一丝耐性地打断我的话：“徐冽这家伙在Blue Cheers喝得烂醉，还跟人打架，他一个人被五六个人围攻，都是人高马大的金毛鬼……”

我搁在沙发上的手轻抖了一下，哥哥却还在絮絮叨叨念着：“不过这小子还真能打，一个对五个还愣是把他们都掀翻在地，把Blue Cheers搞得乌烟瘴气，幸好老板不计较！”

“他怎么受伤的？”我问道。

隐约听到哥哥把他狠狠地甩在沙发上，气得咬牙切齿：“还不是这小子笨得可以！Blue Cheers的老板告诉我，他得罪了地头蛇不跑也就算了，居然还继续喝酒，喝到连站也站不稳了，才被操着家伙回来的那群人砍了一刀。”

我握了握拳，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砍到哪儿了？”

“手臂……”哥哥吐出一口气，仿佛犹有余悸，“我赶到Blue Cheers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醉倒了，衣服上染了大片的血。那个老板好像认识他，交托给我的时候还说了句很莫名其妙的话，Whoever starts the problem, ends it.”

哥哥顿了顿，全然不解：“解铃还须系铃人？蓝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缓缓勾出个笑容，苦涩而无味：“哥，先处理他的伤口吧。”

药箱拿下来了，看不见的我什么都不能做。只是聊胜于无地坐在旁边将血腥味浓烈的毛巾放进子默端来的脸盆中清洗。盛放着温水的脸盆不时冒出热气，水蒸气夹杂着刺鼻的血腥味、药味灌入我口鼻，让我几欲作呕。

“伽蓝……”一声饱含思念、酸楚和痛苦的呼唤化作叹息，消弭在我耳边。

“伽蓝……伽蓝……”他不停地叫着，沙哑撕裂般的粗嘎嗓音，明明没有了半分平日的魅惑性感，却让我的心一阵阵发颤。

哥哥咳了几声，有些尴尬地道：“也……也处理得差不多了。伽蓝你先照顾着他，我和宇飞去外面买点消炎药。”

子默沉默了几秒，才淡淡回答：“伽齐你去吧。”

“宇飞？”哥哥的声音充满了诧异，随即变得不耐烦又气愤，“不会连你也要插一脚吧？这都什么时候了……一个两个……你真的不去？”

子默又是一阵难挨的静默，再开口时，声音里终于带了妥协：“伽蓝，不要

想太多。记住你自己的决定就好。”

我微微一笑，恢复了从容淡漠：“我知道。”

我想，哥哥大概是怕徐冽醉酒后吐出什么与我有关的话，他和子默听到不好，所以才留下我们两人独处。哥哥将徐冽拖到我的房间，又把手机的快捷键设置成他自己的号码，才和子默离去。

可是，在他们离去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狭小的房间中就只剩下匀匀浅浅的呼吸，温暖虚弱的吐气，空调运作的噪声。

我迷惘地坐在床边，想着也许两个世界终有一天要放弃一个的痛苦抉择，我既不愿和亦寒分开，也无法抛下这个世界的亲人。

茫然的思绪，温暖安静的氛围中，我慢慢睡了过去，连自己的手被握住了也没有知觉，连被人抱在怀里裹进体内也不知道，直到咕啾着醒来。

我已经很习惯在温暖的怀抱中醒来，枕着他的手臂，在他亲密的啄吻中，从迷蒙变得清醒。

“亦寒……”我喃喃念了一声，“什么时辰了？云颜有消息了吗？”

抱住我的手僵了一下，我心里咯噔一声，正想起来，却被猛地按进那个怀中，固定着动弹不得。

我浑身僵硬，从唇齿间硬挤出一个名字：“徐……冽？”

“你以为是谁？”徐冽慢慢收紧手，有种愤怒透过手的力量化为疼痛传递过来，“你在我怀里又叫着谁的名字？”

我使劲地挣扎，才勉强伸出脑袋呼吸，发丝凌乱地贴在脸上，眉峰紧紧拢起，声音冰冷：“徐冽，我喜欢叫谁是我的自由，你凭什么管？”

“我是你丈夫！”徐冽失控地低吼，灼热的带着酒气和沉沉愤怒的声音吐在我脸上。

我咬紧牙，拼命地告诉自己不要愤怒，不要歇斯底里，眼前这个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不值得为他生气，不值得跟他辩驳：当初抛下我的你早已没资格说这句话了。因为只有无恨才是无爱，无情才是无心，我已经不爱他了……不爱了！不爱了！

“伽蓝……伽蓝……你别哭……”徐冽忽然放松了力道，心疼地用温热的手抚在我脸上，“是我的错！伽蓝，我不会再吼你了。”

我……只有一种感觉，冰冷，浑身的血液都冰冷到要凝结了。我哭了吗？我为什么要哭？面对这个我根本不在乎不爱的人，我为什么要哭？

我挣扎着从他怀里爬出来，像是躲避瘟疫一样拼了命地远离，徐冽被碰到伤口，闷哼了一声松开手，砰——一声响，我便从床上摔了下去。

“伽蓝——”徐冽大叫一声，紧接着，摔得头晕的我手腕一紧，便被他拽了起来。

“放手！！”我狠狠地甩开他，感觉额头有刺痛的感觉，温热的液体顺着鬓角流下，又热又腥。我不管不顾，一步步后退，直退到门边，仿佛这样就能远离那魔魅的领域。我缓慢却坚决地摇着头，鲜血流淌到脖子上，一滴滴滴落：“徐冽……徐冽！你已不再爱我，我也不会再爱你，我们的执著，不过是为了过去那点虚幻的记忆。你我的情缘，早已在五月的某天断了……”

“不是的！！”徐冽大叫了一声打断我，我听到他爬下床朝我走过来的声音。我的心里慌乱一片，只想打开门快快离开，却在手触到把手前被他一把抓住。

“我已经不爱你了！”我用沙哑的声音冲他喊，“你爱的也不是现在的我……”

“伽蓝！！听我说！”徐冽一把扳住我的肩膀，固定住我颤抖挣扎的身体，用衣袖很轻柔地擦去我脸上的血，“你听我说好不好？伽蓝，这一天一夜，我想了很多，你说你变了，不再是从前的你；你说我只是在你身上寻找从前那个林伽蓝的影子。这一天一夜我一直在想你的话，却得不到答案。直到……”

徐冽擦去了我脸上的血，却没有碰伤口，而是不容抗拒地将我抱进怀里，声音沉稳而坚决：“直到刚刚醒来看到你就睡在我身边。我忽然醒悟过来，伽蓝，没有找到你以前的六个月，我都是靠回忆支撑过来的。可是，找到你后，我的眼中全然只有现在的你，冷漠的、愤怒的、颤抖的、神思恍惚的……我满脑子都是你，而不是你所谓的虚幻的回忆。”

“伽蓝，我喜欢你睡在我身边的感觉，那像家一样温暖；我喜欢把你抱在怀里，那像拥有了全世界。伽蓝！我爱你，我爱的是全部的你，根本分不出在过去。灵魂分裂也好，心机深沉也罢，我……心甘情愿被你算计一辈子。”

“一辈子？”我低低地笑了，手指轻轻在木质的门上移动，发出轻微而刺耳的声音，“徐冽，我的一辈子已经许给了别人。此生我绝不会负他。”

徐冽的身体一僵，缓缓放开了我，良久才问：“这个他……就是你口中的亦寒？”

我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勾起。亦寒，光是想到他的名字，我就会忍不住微笑。

这一生，我绝不会放开他的手，我好不容易才能牵住的手。

“你确定那是个真实的世界吗？”徐冽的口吻忽然有些冰冷地问我，“你确定不会有一朝醒来，发现那里不过是梦一场吗？”

我眉头微皱，有些不悦，但终究没有反驳。没有经历过的人只能把它当一场梦，经历过的人也很难说出自己的感受，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

微不可察的叹息声自他口中吐出，徐冽牵着我的手拉我到床边，给我额头上的伤上药。刺痛的感觉忽然变得鲜明，我发出嘶嘶的倒吸凉气声。

“我弄痛你了？”他紧张地问，然后又有些尴尬，“我……还是没学会怎么上药。”

想起很久以前他笨手笨脚，又极度别扭地给我包扎手腕，忍不住轻笑。

“伽蓝……”徐冽忽然恍惚地叫我，鼻息离得很近很近，唇上几乎能感觉到热烫的温度。

我吓了一跳，猛地往后一仰，怒道：“你干什么？！”

“伽蓝，别再骗自己了。”徐冽的手抚上我的脸，热烫的掌心竟和我的脸是一样的温度，“伽蓝，你明明还爱我的，是吗？”

“徐冽，”我愣了愣，避开他的手，怒极反笑，“徐冽，你究竟是听不懂，还是太自信。我爱的是亦寒，风亦寒！”

“那你为什么对我的吻有感觉？”徐冽轻柔，几乎是带着诱惑地缓缓问我，“为什么我抱住你的时候，你总是先柔软，然后才推开？为什么我受伤你会守着我？伽蓝……你自己的心，你最清楚，就算你能骗得了任何人，又能骗得了你自己吗？”

那是一种春风吹散一团迷雾，却显露出血淋淋一幕的感觉。我缓慢却粗重地呼吸着，没有办法否认，徐冽的话，我竟没有办法反驳一句。

我……还爱他吗？真的还爱吗？我不知道，但只要他出现，心就会起涟漪，哪怕再小再微，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直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一直不想承认的感情终于不得不面对了。原来，那短短两个月，短到不足我人生百分之二的两个月，竟是那么深刻地镌刻在我生命中。

可是，我却忽然冷静下来，有种宁和的松弛让我紧绷的心弦终于得到了舒缓。人生本就不可能两全其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然鱼与熊掌却是注定不能兼得的。

人生总是在舍弃与得到中度过，不是舍弃的时候不痛不难，而是我们清楚知道欲得先舍，择而不悔的道理。

“徐冽……”我有些自嘲却很悠然地笑笑，往后轻轻靠在床上，“我确实一直在逃避。遇到你后故意的冷漠，处处逃避有你的气息，故意对生病的你不闻不问，都是因为我无法承受，自己竟对你还有感情。”

“伽蓝！”徐冽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希冀和颤抖。

我轻轻一叹：“人心太大，它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爱恨情仇、前尘旧事，它可以记住生命中的许多人许多事，永不褪色；可是人心也太小了，在某个最重要的地方，它只能进驻一人，哪怕曾经它动摇过，徘徊过，贪图过，最终还是只能留下一人。因为，那样才公平。对另一颗完完全全只包容着我的心来说，那样才公平。徐冽，你说的是吗？”

沉滞的静默，让人呼吸困难，让我的心跟着难过。但我还是必须说下去：“亦寒，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很安心；只要牵着他的手，我每每渴望走到生命的尽头；只要在他怀里，仿佛世间就剩下我们两个相依相偎。我喜欢有他在身边的感觉，我渴望他的爱他的守护，因为曾经品尝过咫尺天涯的痛苦，所以更加珍惜，更加深爱。”

“徐冽……”从相遇至今，我第一次，终于能对着他坦然微笑，虽然有痛，却痛得畅快淋漓；虽然有不舍，却选择得无怨无悔，“徐冽，你和我就像两条注定相交的直线，当唯一的交点过去，我们就只能越走越远。哪怕再怀念曾经的交集，我们也回不去了。”

“伽蓝……”徐冽似是努力在用平静的声音问我，“你想说什么？”

我说：“徐冽，爱是唯一的许诺，而我的唯一……许给了别人。”

“伽蓝！你清醒点好不好？”徐冽忽然将我一把抓起来，抓住我的肩膀狠狠摇晃，“你是个二十一世纪的人，你是我的妻子，是F大学的学生！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世界，它真的属于你吗？那个人，你许了唯一的人，真的属于你吗？如果有一天晚上，你发现你再也回不去了；如果有一天晚上，你发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到时你怎么办？你决绝地许出去的唯一又怎么办？！你——”

滴——滴——标准的手机铃声打断了徐冽愤怒的话，我听到他喘着粗气，口气极不善地向对方吼着。然后，又在一瞬间沉寂了下来。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国。”徐冽是过了很久才说出这句话的。疲惫的声音，悲伤的语调，绝望的心境，纠缠在他身上，萦绕了整个房间。

我的心一下一下跳着，不是急促，也不是凌乱，而是沉闷。我抿了抿干裂的唇，额头忽然剧痛：“怎么了？”

徐冽忽然抱住我，在我要推开他的时候搂得死紧，像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他哑声说：“爷爷在乡下过世了，前天的事。”

我无声地微张着嘴，听着他微沉的呼吸，慢慢急促的心跳，发不出一个音。

那个待我比孙子更亲，那个任性地促成我和徐冽的婚姻，那个看到我会喜笑颜开，那个……被我叫成爷爷的老人，去世了，真的去世了……吗？

“伽蓝……”在我被抱得浑身都麻木的时候，徐冽忽然开口叫我。

“伽蓝……”他说，“跟我回去吧。”

他将脸埋在我的发丝间，声音里透出沉沉的悲凉：“就算不是为了我，至少也回去看看爷爷，他一定……很想很想见你。还有你我的爸妈……”

我微微犹豫了一下，终于低若无声地吐出：“好。”

房间里，除了沉重的喘息声，唯有空调在呼呼地不知疲倦地运转。

上怀啊！那个承载了我太多喜怒哀乐的城市，那个伴我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城市，终于要回去了吗？再也看不见灰蓝的天空，再也看不见宽阔的林荫道，再也看不见挚爱的父母朋友，对如今的我来说，那里还是一样的吗？

徐冽的话，我不是没想过，不是没恐惧过。如果有一天忽然发现那个世界的一切，包括与亦寒的生死相恋，都不过是一场空，我该怎么办？如果有一天再也回不去伊修大陆了，我又该怎么办？可是我依然无悔。遇见亦寒，爱上亦寒，选择亦寒，我，无悔。

那时的我当然不知道，徐冽的话，竟会一语成谶。那时的我更不知道，幸福总是要拼命追寻才能留住，不幸却会像毒蛇一样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是多少伤痕的累积，才让我明白：原来，无悔的爱有多深，承载无悔的伤就有多痛。

思念养成了心底的沙漏，回忆镌刻了生命的轨迹，所以在伊修大陆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重逢相见，想起当初的无悔，竟泪流满面。

第24章 千里营救

略带潮湿的空气，幽暗的灯光，狭长的甬道。我一步步向一间外表看来狭小

简陋，透过木栅看去，里面却五脏俱全的小房间走去。

我只是随意挥了挥手，两个狱卒便恭敬地取了钥匙过来。一双钥匙齐齐插进锁孔，咔嚓一声，锁落、门开。我孤身走了进去，亦寒就站在门外。

我刚走进牢内就看到了一个在床上面壁而坐的男子身影，灰白色的文士长衫，远看瘦弱近看却结实的身材。我悠然一笑，在房中唯一的一把木椅上坐了下来：“韩宁，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是，想永远在这里待下去？”

那面壁而坐的男子终于转过身来，不太出色的五官，唯有两道浓眉让人印象深刻，此刻平凡无奇的脸上正挂着嘲讽的笑容：“丞相大人面前，下官岂敢随意发话，能听得大人训示，便是下官三生有幸了。”

唉！与聪明又喜欢拐弯抹角的人打交道就是麻烦。此人便是韩绝的二哥，子默当初让我密切注意的韩宁。杨毅七万支援我的大军到达后不足一月，作为监军的韩宁也抵达房陵，名为监军，实际却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在他一进入房陵的第一天，便让一直监视他的血部成员把他给劫了。如此，那群龙无首的七万大军，才由得我随意摆布。呵，不知杨毅如今已气成何样了？

我拿起桌上的杯碟看了看，目光驻留在略显简陋粗糙的桌上，漫不经心地开口：“韩勤的儿子在哪儿？”

韩宁愣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原来丞相留着下官一条命，是为了笼络三弟……”

“不。”我淡淡打断他的话，“即便你不说，韩绝要的人我自然也能找到。留着你的命，是因为你值得。”

韩宁慢慢拢了笑容，浓黑的眉紧蹙，眼睛盯在我脸上。

我悠然一笑，挑眉看着他：“怎么，你不相信吗？”

韩宁神情凝重地沉默了许久，才略有些畏惧和敬重地摇头：“下官确实相信，只要丞相愿意，这世间没有什么事是丞相完不成的。”顿了顿，他脸上露出疑惑之色，“下官不明白，既如此，丞相为何还肯留下官一命？”

“我说过，你值得。”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表面看来平凡无奇，实则精芒四射，野心勃勃的眼，“因为我能看到你眼底的欲望，和你的才能。天下一旦统一，尚书左仆射之位，你韩宁，必是最佳人选。”

在他震惊地慢慢瞪大眼睛的时候，我仍只是悠然笑着，轻轻抚弄着腰下的流苏：“韩宁，你选择辅佐杨毅，只是因为你觉得他很有可能是那统一天下之人。你的忠心，只是认定了他是强者。然，天下英主，豪杰辈出，事到如今，你当真

还能确信他是那命定的统一之人吗？”

从他那迷乱而又蠢蠢欲动的神色中，我可以猜到自己此刻的表情有多魅惑，拂袖谈笑间便能引人堕落：“韩宁，倘使我现在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我，还是杨毅？”

“为何？”韩宁眼中有绚烂的火苗在燃烧，但神色依旧是平静的，此人的城府深不可测，正因如此，我才会选择他。

“为何选择我？你该知道三弟比我更有价值。”

“哈……”我一笑。

我将目光深深地植入他眼底，平静缓慢地开口：“靖远不适合官场，长袖善舞也非他所长。你却不同。历数我身边之人，本就以武将居多，文臣偏少。文臣中又多是耿直之辈，所以我需要像你这样有心机有城府，又永远不会迷失自己目标的人。”

韩宁怔了一下，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丞相不如说，缺少下官这般阴狠毒辣的小人。”

我正了正神色摇头道：“我绝无嘲讽之意。称霸天下的路，又有哪一条是全然干净的？心机是手段，城府是基础，阴狠毒辣是必要条件，走上这条路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却鲜有人能如修儒这般坚定执著，一往无前。”

我缓缓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向他伸出手，莹润如玉的掌心卧着一颗黑色的药丸，“这是我夫人云颜亲手配置的丹心海棠，需每月服食解药，否则生不如死。”

我微笑地看着他，声音像在谈论天气般悠闲，“修儒可敢服下它？”

韩宁眸光瞬息万变，却静默地望着我，良久，终于伸手拿起了我掌中之药。将要放进口中的药忽然停在半空中，韩宁抬起头以极端复杂的目光看着我，一字一句缓慢却肯定地问：“你是个女子？”

我微微怔了怔，只一瞬，便化为幽深莫测的浅笑：“修儒以为，是男是女很重要吗？”

韩宁一愣，眼中露出了震惊而又敬佩的神色，一口吞下药丸，从床上下来跪倒在地，朗声道：“从今往后，韩宁唯公子之命是从。”

我吐出一口浊气，伸了个懒腰：“既如此，就随我出去吧，你也被关得够久了。我安排李叔替你恶补一下这半年来的形势。”

韩宁却没有起身，而是抬起头，神色凝重地道：“在出去以前，有一件事，

我必须告知公子。”

我微蹙了眉看着他，心里不知为何，隐隐有些不安。

韩宁微微垂下眼睑，声音有些暗沉：“属下斗胆请问，夫人到达房陵了吗？”

我悚然一惊，脸上神色阴晴不定，但最终还是没用“天下皆知，我夫人已被杨毅害死”这样的话搪塞他。既然决定了要收他为己用，便该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准则。于是我摇头道：“云颜还在赶来风吟的路上。”

韩宁似是怔了怔，大概没料到我会承认得如此爽快，但也只是微怔，马上恢复了他的幽深，只是神色又恭敬了几分：“公子，有一事属下希望现在告知公子还来得及。”

他顿了顿，见我神色无异，才续道：“当日围剿楚……夫人之事乃属下一手操办。当时围剿的主力有两批，一批是桂公公带领的御林军，另一批却是皇上不知从何处招揽来的绝顶高手……”

“风雪雷电……四大杀手。”我一字一顿吐出这八个字，心底的杀意化为冰冷蹿起。玲珑的命，很可能便是丧在这四人手上。

韩宁点头叹道：“世间果然没有丞相不知道的事。属下也是后来才知那几人竟是伊修大陆闻名天下的四大杀手。他们似是对公子怀着极深的恨意，属下原本的命令是活捉夫人，他们却是毫不留情地赶尽杀绝。但事后属下探查了一下地道，便发现夫人早已逃遁不知去向，惨死护城河之人不过是个侍女罢了。”

不过是个侍女……此言让我心口有一瞬间如被钝物撞击的滞痛，怒意带来的冰寒杀气如火苗般蹿起。玲珑，死的竟真是玲珑。

“公子？”韩宁唤了一声。

我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敛去怒气：“继续说。”

韩宁微不可察地呼了口气，才道：“当时属下本要再安排人去追杀的。然杨毅却让我少安毋躁。他言及，公子身在风吟，逃往水雾方向的夫人必会赶来与公子会合，金耀边境的茂城是必经之地。他们只需在那里埋伏……”

我猛地瞪大了眼睛：“杨毅知道云颜逃往水雾？”

“是。”韩宁垂首道，“属下不知杨毅是如何知道的，但属下敢肯定，如今茂城各道，必是埋伏了数以万计的杀手，等待取夫人之命。”

我脸上血色退尽，一字一句艰难地问：“杨毅……不想再活捉云颜？”

韩宁点头道：“是。杨毅曾问过医仙陆瑶。陆瑶言道，据描述便可知，公子

身子本就羸弱，多年来七情六脉皆有所损，心脉更是伤痕累累，若身边没有医术绝顶之人日日调养，只需受到大的刺激，便极有可能……郁结而亡……”

我的身子晃了晃，一双手及时地扶住我，将我拢入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平复我的颤抖。我定了定心神，靠在亦寒怀中道：“云颜使毒出神入化，可染空气为剧毒，捕影更是武艺高超，旁人难以企及，再加上他们身边的暗营成员，即便有数万士兵，也未必能困住他们……”

“公子。”韩宁打断我的话，眼中有几分不带感情的怜悯，“四大杀手，他们向来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我一颤，面色惨白，紧紧揪住亦寒衣襟的手更是能看到白皙肌肤下的青色血管，浑身仿如浸在冰凉刺骨的血水中一般冰冷。是啊！旁人或许不能拿他们如何，可是行事诡谲、武艺高超的四大杀手呢？云颜和捕影还能逃脱吗？

云颜！云颜！我怎能再承受一次你离我而去，我怎能再忍受一次听你的死讯？不！绝不可以！

我猛地吸了口气，沉声道：“修儒，你可熟悉茂城的地形？”

韩宁被我森冷平和的声音吓了一跳，半晌才在我凌厉的注视中垂眸回答道：“是的。”

“随我来。”我在亦寒的搀扶下转身毫不停留地离去，浅蓝的长衫下摆被风扬起，“从现在起，我们分秒必争。”

我用眼角余光瞥到韩宁眸中亮起的精光：“是，公子。”那是一种饱含了信心和欲望的锐利之眼，那是一种终于看见野心实现之路的兴奋。

“不过公子，何谓分秒？”

“绮罗，率五百离罗军速去茂城以北的紫云山，如若云颜一行还没抵达，切莫轻举妄动，马上发信号与我。若云颜一行已被劫上，助他们突围。”

“是！公子！”

“秦雾，你率五百离罗军，借道涡阳，乘船渡瑶江直达茂城西南的九府城。若云颜他们被迫后退，必然从那里经过，接应他们。”

“秦雾领命！”

“若水，拿着这个玉佩率三千赤字军绕过云山前往出云岛国求见族长之子索库。他一见这玉佩必会帮你，到时你便向他要求船舰百艘，水手百名，渡北海往西支援，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

“若水领命！”

我深吸了一口气，目光缓缓扫过眼前接令的三人，最后目光落在侍立一旁的秦离身上：“我走后，十万大军由你负责训练指挥，切忌轻举妄动，知道吗？”

“是，公子……”秦离反射性地脱口应声，却忽然顿住，“公子你说，你也要去？”

我点头：“四大杀手武功深不可测，除了亦寒无人可以对付，然他不会离开我身边，况且我也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总是亲自去了才能放心。”

“临宇！”韩绝一脸忧心地看着我，“此去莫说形势叵测，更何况还是在你不能掌控的金耀地界。凶险是你无法想象的。更何况，紫都虽已稳定，局势毕竟不容乐观……”

“所以就要靠你了。”我打断他的话，安抚地笑笑，“韩宁我终究是不能尽信的，留你和秦离下来也是怕万一那是个陷阱，你们也好及时救援。而且，秦归虽然老练，毕竟还是孩子，他的身份又如此特殊，万一……总之我不在时，你务必要时帮着，千万不能让他被人加害了。”

“靖远。”我笑笑，“你该知我的性子，决定了便不会改的。”

韩绝皱眉看了我良久，终究只能无奈地叹息：“那你打算如何去？取何道？”

我拂了拂袖，负手在后，淡淡笑道：“我？自然是递上国书，堂堂正正地经国道而去了。”我转身看向一直躬身侍立在旁的沈宏，“以伯，替我修书一封，请圣锦太后准我为风吟使臣，护送二皇子上金耀为质，你顺便自请为副使。”

沈宏望着我那诡异莫测的笑容，打了个冷战，一脸疑惑不解，但还是躬身道：“是，公子！”

七日后，万历768年12月。

风吟国边境阳平城去往金耀的官道上，车马如龙，浩浩荡荡，簇拥着一辆金色鹏鸟织锦为篷的马车，往西行进。

虽然不足半年，风吟百姓中却鲜有人不知这大鹏图案的。那是年仅二十一岁却名动伊修大陆的少年丞相秦洛的象征，那是率领十万赤宇军攻克风吟却将皇位拱手相让的首领“公子”的象征，那是诞生于日月重光下浴火而生的神之子的象征。

车队一路向西，从人声鼎沸、百姓夹道欢迎的重镇，到此刻偏僻清静的山谷。忽然，车队上空似有一道青影掠过，仿佛有阵阵凉风吹过，让因太过静寂而昏昏欲睡的众士兵顿时清醒。待他们急急抬头，却发现山谷仍是山谷，车队仍是车队，什么也未发生。唯有那站在飘扬的大鹏旗帜马车旁的沈宏，苍白的面上仍难

掩惊骇震悚之色。

“你确定沈宏能应付吗？”亦寒一边在高山流水间毫不停歇地纵跃，一边气也不喘地问我。

“嗯。”我随意应了一声，圈住他的颈项把头靠在他肩上，身体平稳地上下跃动，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这次所带兵将多选自赤宇军，也算得上沈宏的心腹，他必能应付的。等救了云颜，我们再越过云山西北山脉赶上与他们会合，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亦寒低头看了我一眼，漆黑如墨玉的眸中掩不住忧心：“你的身子，吃得消吗？”

我笑笑，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他的身体忽然一僵，差点从陡峭的山崖上摔下去。亦寒面色微青地瞪我一眼，我无辜地笑笑：“放心吧，我没那么娇弱。”

亦寒无奈，收紧搂住我的手，眼中是宠溺，是无奈，还有掩藏在淡漠背后不欲为我所知的恐惧。金耀之行，我看似全部安排妥当，事实上却存在着太多隐忧。谁也不知道现在云颜他们到了哪里，是否早已身首异处；谁也不知道韩宁带来的六个月前的情报，是否可信。就算亦寒武功再高，再自负，他也没有全然的自信保我在敌方地界全身而退。

然而，我却不得不去。云颜当初假死给我的惊悸实在太大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伴了我十几年的云颜若死了，我是否还能撑下去。况且，这一次，心底一直有种很不安的微妙恐惧在心头盘旋，总觉得，我若不去，便有什么可怖的事情会发生。

很久以后想起来，那时的我和亦寒终究还是太过骄傲，太过自信了。我们总习惯于将事情掌握在手中，习惯于将重要的人拢到眼皮底下亲自保护，才能完全放心。却不知，有很多事，往往能预见到的并非是惨剧，反而某些难以预料的结果，才是真正暗无天日的深渊。

第25章 电神列缺

天蒙蒙亮，四周仍是静悄悄的，亦寒却忽然无声无息地醒了过来。他微皱着